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義求火力士 聶隱娘智救鐵監軍

前回書說呂軍師的人馬已到濟南，此處要接著如何相殺了，而竟不然。譬之乎山，雖斷而亦連；譬之乎水，已分而復合。山川之根本既大，其衍而為別派，發而為別幹者，盤旋回顧，總是龍脈所注，結成靈穴，乃自然之勢，亦自然之理也。當日俞都御史景公諱清者，與教授劉固為素交。公有少子名星，撫於劉固之家；固有次子名超，亦繼與景公之夫人為子，即聶隱娘救歸卸石寨者。景公被難，夷及九族，固之兄與母，以在京邸，並遭殺戮。唯原籍臨清，尚有一孫與妻氏及景星，幸皆得免於禍。然恐官司捉拿，日夜憂懼。景星展轉籌思，定了主意，跪請於教諭之夫人曰：「兒向承太夫人視之為子，今者父罹毒刑，繼父亦遭顯戮，此仇此恨，骨化形消，終難泯滅！」

兒今已一十八歲，略通文武，即於明日拜辭母親，前去為父母報仇，為九族泄恨。太夫人膝下有孫，可無慮也。」劉夫人痛哭道：「燕王勢力能奪天下，兒兢兢一身，怎樣報得仇來？我意得汝終喪之後，結得一門好姻眷，以延景姓宗祧。若慮有風波，改名易姓，潛跡鄉村，料無他事。報仇一語，豈不是汝孝思，但恐枉送了性命！」景星泣道：「具見母親深愛之意。但兒在於此，保母有逢迎燕賊、暗暗首告者。況我父親一生清介，忌嫉者多，誰肯說公道良心的話？若到緹騎一至，兒即為机上之肉矣！且伯父止有幼孫，倘若因我干連，豈不兩家同時盡絕？」

聖人云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願母親勿復留我！」劉夫人見景星說的話甚是有理，只得允其前去，唯再三叮嚀避難為主。

次日景星恐傷劉夫人之心，竟不再辭。收拾行囊，黎明就出了城，望南進發。

到得金陵，寓於西門黃姓之家。身邊藏了利刃，每日東走西闖，打聽燕王並無出宮之期。住有月餘，心中焦燥，對著旅店孤燈，常常流涕。店主人覺著景星有些古怪，假意來問長問短，扣其籍貫、姓名。景星會意，便答道：「姓京，名日生。」

因探親不遇，甚是愁煩。」店主道：「令親是何姓名？在此做什麼的？」景星卻不曾打點得，信口應道：「是做過教諭姓劉的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劉令親可與景都御史相知麼？」景星便轉問道：「我在路上，聞得人說景都御史剝了皮。我想人的皮，豈是剝得下的？老丈是京中人，必知詳悉，求與我略說一二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在下也不是此間人。客官若問起這事情，是人人傷感的！」就把景都御史與劉教諭被害之事，略說一遍。景星不覺失聲痛哭，店主人亦墮下淚來。景星道：「劉教諭是舍親，原有關切，所以悲哀。老丈何故也掉淚？」店主道：「咳！客官既是劉教諭的親戚，我不妨直說。在下姓王，名彩。有個堂兄名彬，與景公原是同衙門御史，也與劉教諭相好家兄巡按揚州，為守將王禮等所害。後來燕王登極，又拿寒族問罪。在下正在江湖作客，就改姓了黃。不敢回家，倒在此開個歇店。這一番變革，也不知絕滅了多少忠臣義士！想起寒族雕零，又遇著客官也是同病，不禁酸楚起來。」景星又問：「我聞得忠臣義士皆是燕王所殺，怎麼令兄卻為守將所害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家兄因燕兵南下，倡義堅守揚州，募得一火力士，如周倉一般的為心腹。那守將不軌，已被家兄拿在禁中。其黨羽假傳力士母病，把他喚去，就反將起來。家兄一門盡遭屠戮。守將遂獻城與燕王了。」景星太息道：「原來老丈都是忠臣一脈！但此力士後來何不與令兄報仇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他一個人做得甚事？」這句話打動了景星的意，便拱手道：「舍親既遭荼毒，明日即當告辭。今夜深了，老丈安息罷。」

次日，景星打疊了包裹，算還飯錢，逕往揚州。思想著幼時一個蒙師，叫做黃友石，是廣陵人，著實有些意氣，敢認得火力士。我今且去尋他。到小東關問著了，一直闖進門去。見友石拄了根杖，在堂前閒走。景星便下拜道：「舊弟子遠來相訪！」友石年近七旬，兩眼朦朧，注視久之，道：「我已不相認，請道姓名。」景星道：「想是弟子面容，不像幼年光景了。姓名有些難說。容少頃密稟。」友石察其情形，便引入內室。景星雙膝跪下，說：「門生父親是都御史景清。」友石恍然大驚，扶之起坐，凝思半晌，說道：「賢契只宜遠舉高飛，以避網羅，何乃至此？」景星含淚道：「老師見教極是。但門生切慕博浪沙之事，是以南來，窺伺動靜。」友石道：「差矣！留侯所仗是力士，究未成功，幾乎喪命！賢契之才與智，豈在留侯之上耶？」

景星道：「門生有何才智？但學留侯此一舉耳！所謂力士，就在老師身上。」友石道：「因何在我身上？」景星道：「此間火力士，聞得素有俠氣。老師自必識之，但求指示。」友石道：「此人大可。他也欲為王御史報仇，未得其便。住在乎山堂西火家村。我固未識面也。」景星道：「我就此去尋他！」友石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往回不及了，賢契在此過宿去罷。」景星謝了。

明早出城，逕尋到火力士住處。見兩扇木板門，鐵鎖鎖著，又沒個近鄰。景星走來走去，問著了個老叟，卻是力士的親舅。說是京口於老爺家兩個公子請去做教師了。景星得了這話，就如飛的轉身回家，拜別了友石，取了行李，逕渡江至鎮江府。

問到於知州家，冒認了力士的表姪，說有緊要事要見表叔。原來火力士有個表姪，就是景星所遇老叟的孫兒。門上人傳了進去，火力士出來，左右一看，問：「我表姪在那裡？」時景星恐被家人看破，先已站在斜對門，便應聲道：「在這邊！」火力士才轉身來，景星早趨至前，鞠躬禮道：「久仰大名賽過荊卿！恐不能拜見虎威，所以借稱表姪。請到前邊僻處說句話。」

力士見景星體態軒昂，儀容俊雅，不是尋常的人，其來必有緣故，遂同到一個酒館內。已是殘年，無人飲酒，揀個小閣裡坐定。景星取一錠銀子，遞與酒保，說：「不論價錢，但有好吃的肴饌，只顧買來。」酒保去了。景星就跪在地下，火力士連忙也跪著扶起，道：「兀的不折殺我！有話請說。我這顆頭，向已賣與知己，到今未曾送去，還是負心，郎君且勿過禮！」

景星便問：「這知是誰？」火力士道：「王御史。」景星接口道：「義士非負王御史也！這事小可久已知道。若不為王御史，也不敢千里遠來，實實與君是同仇的。」火力士道：「郎君也受王禮弟兄之禍麼？」景星道：「非也。這仇有個大主兒，王禮只算是個鼠子。值得甚麼？我今要用屠龍手哩！」火力士道：「那大主兒是誰？」景星道：「博浪沙的事，就是今日的事了。」

火力士略識幾個字，那曉得這句話？焦燥道：「郎君說話甚是糊塗，我卻不曉得什麼浪不浪！」景星道：「恐有人竊聽，所以說個隱語。」遂把子房結識力士擊秦皇的故事，備述一遍。力士道：「這個我做得到，就是這樣做罷。但我尚不知道郎君姓名，因為何事，發此大念。」

景星正要對答，酒保已買了風雞、酒蟹、黃雀、熏蹄、板鴨、羊羔，各種野味、海味之類，堆滿一桌，並高郵皮酒一壇。

景星吩咐酒保取個風爐來：「我們自會暖酒，不用你伺候。」酒保將各件肴饌裝起十來個盤子，送上炭火，就走去了。景星溫起酒來，斟一大杯送與力士，自己小杯相陪。力士說：「你把你的話說完，我吃酒也快暢！」景星就說出真名字，並父親被禍的情由，細細告訴。力士道：「原來郎君是景大老爺的公子！」

我的故主王御史，與尊公大人是同寅，又是同年，平素極相好的。噢！我把燕賊一錘，打做個肉餅，拿來連骨都吃在肚裡，才解得我心頭的氣哩！明日是小除夕，我在於府只說回去度歲，就同郎君到南京何如？」景星加額道：「天以義士賜我也！」又下席拜謝。兩人開懷痛飲到晚。力士送景星至歇店，然後仍返于家，即告辭道：「家母舅令表姪來接我回家，度了歲再來罷。」

於氏弟兄久知火教師別無家室，不消回去得的，苦苦留他。火力士見情意甚切，想一想，「燕王那斷這幾日亦未必出來。我到了過年去，情義兩盡了」，遂謝道：「謹依尊命。初三日回去看看罷。」就出來安慰了景星，教在歇店守候。

不期大除夕的夜半，景星頭疼發熱，大病起來。請個醫生診視，說是犯了隆冬傷寒，又停滯了酒肉，醫不得。看看越沉重了，店家甚是著慌，卻喜火力士於初四日來到店中，連忙走進房內看時，景星病雖昏冒，心卻明白，道：「義士真信人也！」

火力士問店家有醫生看過沒有，店家說是未曾下藥。火力士道：「好個未曾下藥！若下了藥倒不好了。這些庸醫，專慣壞人性命的！常言道：『傷寒以不服藥為中醫。』不過熬他幾天，自然會好。」從此日每在房中照看。過了十來日，大解了兩次，病勢已

去其半。直至正月盡間，方覺強劍那時早傳說燕王到北京去了。火力士道：「錯過了好機會也！」景星歎道：「嘆，這場病，到是他的命不該絕，天不教我報仇耶！」力士道：「據你說張良的事也是不成功的，我們兩人只自做去，莫管他在南在北，少不得有狹路日子。」遂同起身，渡江北上。

行路間，聽見紛紛傳說，燕兵圍了青州府，那個聖母娘娘不知到何處去了。景星道：「一向聞得青州有個女人，會用妖法，倒奉的建文年號。我初意欲去投他，恐事不成，到底是個邪路，豈不辱沒了我祖父？所以不去。而今被圍，眼見得不濟事了。」力士道：「毋論他濟不濟，我只去於我們直捷痛快的事。」

此去北平已不遠了，今日可以趕到涿州。」

說話之間，猛聽得一聲驢嘯，震天的響。二人抬頭看時，道旁樹下，拴著個黑花點白叫驢兒。其大如馬，其瘦如狼，好生異樣。沙地上，又坐著一個婦人，年紀三旬上下，不膏不粉，自有一種出世的風韻。怎見得呢？

鬢髮如雲，斜挽兩行綠鬢；姿容似玉，淺勻一片紅酥。眉宇間殺氣稜稜，絕無花柳之態；眼波內神光灼灼，渾如刀劍之芒。舊白綾衫，飄飄乎欲凌霞而上；新素羅襪，軒軒乎可御風而行。藐姑冰骨應難比，巫女雲情莫浪猜。

景公子原是識英雄的法眼，看這女娘神采異常，就向前恭恭敬敬、深深作揖道：「不知大娘何以獨坐在此？」那婦人端坐不動，作色道：「你走你的路！」力士看見無禮，氣忿忿的。

婦人指著說道：「你囊中鐵錘有多少重？可取出來我看！」力士吃了一驚。原來鐵錘裹著棉被，卷在搭連中，從不打開，晚間做個枕頭，神不知鬼不覺的。今被這婦人說破，又不好承認，又不好賴得。景公子說：「不妨，可取出來一看。」力士開了包裹，提將出來，說：「重哩！不要閃了玉手。」那婦人接在手中，默念真言，把兩個指頭夾來，轉了數轉，向空一拋，有數丈來高，滴溜溜打將下來，又一手接著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孩子家頑兒的東西！」力士暗想：「天下有恁般女人！」就雙膝跪下，道：「願聞大娘姓名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且問你兩人，帶了鐵錘，要往何處去？幹甚麼勾當？」力士尚在支吾，景星慨然道：「大娘是俠氣中女丈夫，敢以實告。」遂把自己並力士姓名、要擊燕王前後情由說了。婦人冷笑道：「螳螂之臂，要當車軸？蜻蜓之翼，要撼石柱？燕王帶甲百萬，上將千員，你兩個不是銅頭鐵骨，何苦為此？現今有卸石寨帝師娘娘，乃上界一炁金仙，縱要翻轉江山，也是易事。其如數會未到，亦只循序而行，何況爾等凡夫耶？公子既是景文曲之後，可知道你表兄劉超在何處呢？」景星道：「也曾聞得有位仙女救去，至今不知下落。」

婦人道：「劉超就是我救的。今在帝師娘娘部下，做中軍大將軍，屢立奇功。」說話未完，女娘用手指道：「那遠遠的一簇人馬，解的囚車中人，是鐵兵部的公子，我奉帝師命來救他。我今先到前路等候，你們慢慢隨著他來。看二更天火起為號，你們即來救出鐵公子，同往軍前，大仇可報也！」遂跨上驢，如飛而去。

火力士與景星呆了半晌，囚車已到跟前。插著一面黃旗，上書「叛犯鐵鼎」，有四五十名健軍護著，吆喝道：「你兩個是什麼人，敢在此窺覷？」景星是山東聲口，答應道：「就是近處人，因走乏了歇一歇。」軍士喝道：「放屁！快躲開饒你！」

景星不敢則聲，拉著火力士走開去了。火力士道：「我們打從南來，怎不曾遇著？」景星道：「定是青州岔路來的。我們如今從長計議，還是依著這個女娘好，還是我們自去行事的好？」

力士道：「鐵兵部的公子，我們也該去救他。」景星道：「依兄長說，且待救了之後，問個的實，再作道理罷！」力士道：「要救他有何難事？只消一頓鐵錘，打死了幾個，就救出來了！何用依著這婦人提調？」景星道：「不然。這婦人本事甚強，畢竟日裡難行，要夜晚用計。我們雖救了他，或係熬過刑罰走不動的，反被人拿住，連我們受累哩！」力士道：「公子高見極是，我們竟依著婦人做起來罷。」

二人即遠遠尾著。到涿州南關廂，見他歇了，就也在左首下個小店兒住著。時天色已暝，忽見那婦人返從北來，竟投店中去。店家是個小後生，見了美貌女娘，便帶笑說道：「小店下了幾十位公差，沒空房安歇，怎麼樣處？」婦人指著店口炕兒問道：「這不是空著的？」小後生道：「那是我睡覺的炕，怎麼樣好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離家不遠，和衣睡睡，天未明就去的。」

後生便欣然留下，又低低兒說：「如有人來盤問，可說是我的親姊姊。」婦人微笑道：「理會得。」景星與火力士都看在眼裡。

兩人吃了夜飯，掩上門，吹上燈，靜靜的坐著等候。

且說那婦人是誰？即劍仙轟隱娘也。當下見那後生懷著歹意，就要把他一並了當。故意兒倒在炕上，假裝睡著。到更深入靜，那小後生只是翻來覆去，漸漸近著隱娘身邊。隱娘默念咒語，暗畫符印，吹口氣兒，小後生霍然睡去，連合店之人，皆昏昏寐，如夢魘一般。隱娘起來，取出所帶硫磺、發硝，在炕內火卒個火，點在一束秫秸上，各房簷下都放起來。把袖子向空一拂，微微風起，前後房屋，拉拉雜雜盡燒著了。先去開了店門，然後暫到放囚車的屋內，叫：「監軍，有我在此！」

早見兩人突將進來，叫道：「火起了！隱娘應聲道：「快救！」

二人走進，正是景星與火力士。隱娘道：「這個時候，用得著你的鐵錘了。」火力士道：「也用不著。」就一手在那囚車的圓洞口用力一扳，扳掉了兩塊板，引出鐵監軍，背在背上便走。

景星行李已結束在店房簷下，如飛取了，斷趕著向南而走。回頭看那火時，越越大了。有《如夢令》為證：

昨夜火炎風驟，軒臥渾如中酒。試問店家郎，身畔美人好否？燒夠，燒夠，燒得心肝焦透。

走到天明，差不多有六十餘里，在一古廟中歇住。鐵鼎拜謝道：「多蒙仙師救拔！」隨問：「此二位並未識面，何因同救子？」隱娘道：「這是景都憲的公子。」景星道：「這位是揚州王按君的心腹力士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多是同仇了。幾時歸在聖后駕下的？」隱娘笑笑道：「此二位的志向不同，要效法留侯，去做的一擊故事。」

鐵鼎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賢兄差矣！莫說帝師聖后的神通，就是駕下曼仙師、鮑仙師，與這位隱娘轟仙師，都是道術通天的，也不能夠逆天之運，尚要與他虎鬥龍爭，以待機會，豈一擊可制彼之命？只今教坊司忠臣之妻女，與錦衣獄殉難之兒孫，聖后皆遣人救出，現在卸石寨中。賢兄與小弟是一體的，少不得吐氣揚眉，報冤雪恨，表大義於千秋，何月去捋虎鬚，弄此險著乎？請細裁之。」景星恍然大悟，即拜轟隱娘曰：「有眼不識仙師，幸恕其愚。」隱娘笑道：「也算識得一半。」力士道：「在下有句話問，目今青州被圍，勝負如何？」隱娘道：「彼二萬人馬，若不自來送死，要去尋他到費力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些事，匆匆不能細說，到彼便知。」景星道：「小弟少年性氣，幾乎身蹈不測，今願隨長兄鞭鐙。」火力士道：「如此也好。」

鐵鼎向著隱娘道：「尚有商酌。小子誤為賊擒，殊覺無顏，今且不返青州，逕入濟南尋一俠士，是小子故交，與他做個內應，何如？」隱娘道：「二個同心，其利斷金，何況有三？你們自行，我先去復聖后之命。」鐵公子下拜道：「仙師若去，一者無人通信與軍師，二者倘有不虞，沒人解救。」隱娘道：「你且說俠士是誰？」答道：「姓高，名宣，是先父的門生，又與副軍師為從昆弟。此人忠肝義膽，當今有一無二的。」隱娘道：「這個行得。」

於是四人出了古廟，投大路前往濟南。不多日，將次到了。

隱娘道：「我四人一處進城，覺得礙眼。鐵公子與我進南關，景公子與力士進東關。約定在何地相聚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府署後街與賢裡，大門樓便是他家。不論誰先到，略在門首左右相等。」時當歲試之期，景星扮作個赴考的生員，力士扮作蒼頭，分路而去。隱娘扮作村姑，騎著蹇衛。鐵鼎挽了韁繩，像個是他兒子模樣，自從南門而入。兩路門軍，少不得各盤詰幾句，景星、鐵鼎皆是山東聲口，又都像個文人，因此得進了城。

鐵鼎路近些，先尋到府署後，有座柵門，是「興賢裡」三字牌額。隱娘下驢少待，景星二人也來了，遂同入里門。一箭路已是高家大門。門內有個顏額，還是鐵兵部書的「君子豹變」四大字。鐵鼎見門首有兩個人，便向著年老些的舉手道：「煩請通報一

聲，有故人相訪。學生與扁額上這位老爺是同姓。」

不待說完，那人就辭道：「我家老爺有些小恙，在莊子上養病去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如此，我到莊子上去求會罷。」有個年少的作色道：「我家老爺近來總不會客，去也是不得見的。莫在此纏擾！」隱娘見他無禮，說：「怎的近來不會客？」那年老的雙手一擺，說道：「你是個女人，不害羞，也會我老爺做什麼事？」隱娘瞧此光景，料得高軍師也來在這裡，便厲聲發作道：「你們總是該死的！家裡現放著卸石寨的高咸寧，兀自嘴強！」

我便首告去！」只這句話，竟如當心一拳，兩人面色皆變，大嚷著道：「是一班拐帶的光棍，叫人來拿他去送官！」那年老的一直跑進去報與高宣。

原來高咸寧正是昨日到的，恐漏消息，所以概不會客。高宣著驚道：「怎的有人知道了？」咸寧道：「此必是我家人」便走去門縫裡一張，見隱娘與鐵監軍在外發話，咸寧急趨出道：「不知仙師駕臨，多有得罪！」就拉了監軍的手，請隱娘先行，並叫人牽了蹇衛進去。鐵鼎道：「尚有兩位哩！」即招呼景星與火力士一同進宅。此時高宣已在前廳，便邀入內室。施禮請畢，隱娘向南正坐，餘分東西坐下。高宣先與鐵公子略敘衷曲，鐵鼎便將景公子、火力士來由，與自己的始末說了，舉手向咸寧道：「幸軍師在此，事可必濟。」忽一人掀簾而進，紫面三髯，儒巾野服，二高立起來，笑迎道：「今日可謂七星聚義矣！」那人道：「若然。我是阮小七了！」撫掌大笑。咸寧道：「此是舍弟不危。」隱娘忽立起身道：「君等已安頓在此，大家商議起來。」

我去復了軍師，以便剋日進兵。」高宣道：「請仙師用一杯素酒去。」咸寧代辭道：「到不必，仙師千年不食不饑，一日千鐘不醉。我等不敢褻瀆。」都送至二門，隱娘道：「住足，外有耳目。」

跨上蹇衛，如飛去了。

出了東關，見大路上有屯紮的燕營，就從小路抄過。遙見自家旗號人馬，剛到華不注山下安營下寨。隱娘直造營門，軍士疾忙報進。軍師亟出相迎，卻不見有鐵監軍，心甚疑惑。方欲動問，隱娘早說出幾句話來。有分教：不注山前，殺盡了叛主的貔貅軍士；濟南郡內，激起了報國的龍虎英豪。且俟下回分解。